

从大世界出来, 金宇澄说, 去吃涮羊肉吧。其实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 几个人显然平时没有太多的夜宵生活, 况且, 马上回家还赶得上地铁。换一个场合, 一定会有人告退的, 但是, 那一个晚上, 大家都说好啊啊。因为大家的话题刚刚展开, 余兴未了, 是想要有一个地方坐下来尽兴的。

那一个余兴未了的话题, 是长篇苏州评弹《繁花》, 我们几个人在大世界里面被《繁花》首场演出吊足了胃口, 当然更想听金宇澄说说幕后戏了。肖元敏是编辑大家, 唐颖、郭晓峰是小说家, 且都是从小生活在繁花的城市, 看过小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对许多人而言, 大约不像对白内障那样熟知。医生常将人的眼球比作照相机: 白内障犹如照相机的镜头坏了, 换一个便可。眼球后部的视网膜是感光的部位, 犹如照相机里的胶卷, 不过这胶卷却是不能拆卸、更换的, 坏了就有点麻烦了。

视网膜上分布着许多的感光细胞, 它们把感知的光的信息传给视神经, 视神经再把它传入大脑的视觉中枢, 人便感知了这五彩缤纷的世界。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分布并不均匀, 有一颇为集中之处, 在眼底照片上略显黄色, 故称之为“黄斑”。因此, 黄斑乃是视觉的中心部位。

人到老年之后, 这视网膜上却会长出些新生的血管来, 这新生血管本是人体自身对抗衰老的反应, 其目的在于增加这一重要部位的血液循环, 延缓其功能的衰退。但在一部分人中这新生血管却不健全, 其中的血液会渗透出来, 这些血液会遮住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 使其无法感光。若血液积在视网膜下层, 还会阻碍视网膜正常的血液供应, 使感光细胞衰亡, 形成不可逆的损害, 若发生在黄斑

部位, 甚至便可致盲, 这新生血管事实上是帮了倒忙。

何以会发生这一状况? 目前的研究看来是与遗传因素、吸烟、高血脂及过多地暴露于紫外线等有关, 尚未十分明确。但肯定的是: 这病的发生与年龄相关, 过去称之为“老年性黄斑变性”。不过现在发现在一些中老年人中亦可有此病发生, 故称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了。

此病以往无法治疗, 成为许多老年人致盲的原因。如今科技进步, 此病既是新生血管肇事, 便可以用药抑制其新生、亦可用激光封闭渗血的新生血管, 皆有不错的效果。但这些治疗仅适用于渗血的阶段、即“湿性黄斑变性”, 若是感光细胞已经衰亡的“干性黄斑变性”则目前的医疗尚无能为力。

因此, 对于此病极应早期发现、及时治疗以保存视力。如何早期发现? 却是只需看看方格纸便可。此方格纸名为“阿姆斯勒表”, 可以自制, 用细笔在一张 8x6cm 白纸上画满 2.5mm 间距的纵横线条, 当然不能歪斜。由于当一眼发病时, 另一眼若正常, 病人一般皆无感觉。因此, 欲发现此病, 需有意识地“睁一眼闭一眼”分别检查。若是看到这表格的中心有一团黑影或是看到方格扭曲, 则十有八九可能即是此病, 应即就医查治。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发生与年龄相关, 无法阻挡, 与遗传相关亦无可奈何, 但吸烟者应戒烟、高血脂者应治疗, 阳光灼热之时外出应配戴墨镜。平日应多吃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 如深色之蔬菜、柑桔、猕猴桃等类当有益于视网膜之健康。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是保存视力之关键。幸而发现之法极简单, 甚至无需举手之劳, 只需常常睁一眼闭一眼看看方格纸而已。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事关老人健康之事, 人人皆应关注之。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再一想, 宁海西路以前就是小菜场, 评弹《繁花》第一回重头戏, 恰也是菜场的男女风流。这么一联想, 再加上喝了黄酒, 谈兴越发浓了。

真的灵。《繁花》小说一章, 评弹一回; 苏州话对白, 上海话对话。像是有人在说上海的故事。几个人中, 我还算是略知评弹皮毛的。与评弹的传统表演方式略有不同, 评弹《繁花》时而是说书人讲故事, 时而是双档三档的评弹, 时而也唱一段, 倒是很像小说的叙事风格。不管是懂一点评弹, 还是初进书

场, 不但听得下去, 而且还扎劲, 书场笑声不断, 还有些笑声很年轻。有一对小女生, 一看就是评弹新听客, 虽然行为有欠修养, 我倒是看出了一些有趣。她们来得晚, 坐在蛮后面的, 大世界这一个书场不仅不对号, 而且还是长凳, 可以搬来搬去, 一定是两个小女生听得扎劲了, 就从后排搬了长凳横在了我的前面。我知道, 她们人迷了, 于是我也就不响, 头颈斜一斜看台上。后来我跟高博文说起这一个小桥段, 我说, 小女生都是如此喜欢, 评弹《繁花》要起蓬头了。到时候我要订整套 31 张的套票。

唐颖小说看得细, 评弹也听得细。她说《繁花》中的一句话, 评弹中她没有听到, 那一句是, 蟹摊小老板说, 他与每天来的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 以防因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 那笔呢? 用粉笔写是可以的, 但有两个缺点, 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 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 二是粉太多, 擦掉时污染手指。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黄色的, 8 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 石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末, 不仅无污, 而且还可以跟涂脂抹粉的香粉相媲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来很便当, 比如说, 老师出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6 只兔子, 8 只鸡。问: 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用青石板上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6 \times 4) + (8 \times 2) = 40$, 然后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得早, 答得对, 谁就受表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 恭恭敬敬送到老师桌前, 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 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当雨伞, 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个角上都有小洞眼, 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徐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朝不保夕, 经常“跑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国民党统治, 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 上个月是蒋管区, 下个月是解放区, 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 夜里是地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 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仅初小四年, 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 石笔是硬笔, 写出的字和文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 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显其能。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 以防因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 那笔呢? 用粉笔写是可以的, 但有两个缺点, 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 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 二是粉太多, 擦掉时污染手指。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黄色的, 8 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 石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末, 不仅无污, 而且还可以跟涂脂抹粉的香粉相媲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来很便当, 比如说, 老师出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6 只兔子, 8 只鸡。问: 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用青石板上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6 \times 4) + (8 \times 2) = 40$, 然后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得早, 答得对, 谁就受表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 恭恭敬敬送到老师桌前, 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 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当雨伞, 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个角上都有小洞眼, 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徐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朝不保夕, 经常“跑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国民党统治, 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 上个月是蒋管区, 下个月是解放区, 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 夜里是地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 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仅初小四年, 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 石笔是硬笔, 写出的字和文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 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显其能。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 以防因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 那笔呢? 用粉笔写是可以的, 但有两个缺点, 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 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 二是粉太多, 擦掉时污染手指。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黄色的, 8 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 石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末, 不仅无污, 而且还可以跟涂脂抹粉的香粉相媲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来很便当, 比如说, 老师出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6 只兔子, 8 只鸡。问: 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用青石板上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6 \times 4) + (8 \times 2) = 40$, 然后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得早, 答得对, 谁就受表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 恭恭敬敬送到老师桌前, 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 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当雨伞, 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个角上都有小洞眼, 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徐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朝不保夕, 经常“跑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国民党统治, 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 上个月是蒋管区, 下个月是解放区, 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 夜里是地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 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仅初小四年, 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 石笔是硬笔, 写出的字和文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 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显其能。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 以防因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 那笔呢? 用粉笔写是可以的, 但有两个缺点, 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 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 二是粉太多, 擦掉时污染手指。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黄色的, 8 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 石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末, 不仅无污, 而且还可以跟涂脂抹粉的香粉相媲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来很便当, 比如说, 老师出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6 只兔子, 8 只鸡。问: 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用青石板上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6 \times 4) + (8 \times 2) = 40$, 然后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得早, 答得对, 谁就受表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 恭恭敬敬送到老师桌前, 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 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当雨伞, 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个角上都有小洞眼, 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徐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朝不保夕, 经常“跑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国民党统治, 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 上个月是蒋管区, 下个月是解放区, 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 夜里是地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 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仅初小四年, 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 石笔是硬笔, 写出的字和文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 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显其能。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大三十二开”那般大小的薄薄的青石板。青石板四边镶有木头边框, 以防因石板锋利而划破手。木头边框的左上角写上名字。

石板代纸, 那笔呢? 用粉笔写是可以的, 但有两个缺点, 一是粉笔的笔画太粗, 小石板上写不了多少字; 二是粉太多, 擦掉时污染手指。我们用的“笔”仍然是与石板相配的小石头。记得是浅黄色的, 8 立方厘米大小, 这样一块石头笔用上五六年没问题。更可爱的是, 石笔写字后留下的粉末, 不仅无污, 而且还可以跟涂脂抹粉的香粉相媲美。

这石板、石笔使用起来很便当, 比如说, 老师出个“鸡兔同笼”的算术题: “笼子里有 6 只兔子, 8 只鸡。问: 笼子里有几条腿?” 我们学生会用青石板上用黄色的石头笔写上: $(6 \times 4) + (8 \times 2) = 40$, 然后把小石板高高举起。谁举得早, 答得对, 谁就受表扬。如果是十道八道考题, 就写两面, 恭恭敬敬送到老师桌前, 交老师审批。

这写字的小石板还有人们想不到的一种用途, 那就是下雨时可以顶在头上当雨伞, 或者是盖在书包外面保护书包。因为木边的四个角上都有小洞眼, 可以系上绳子挎在书包外。

我的家乡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 年徐州沦陷, 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朝不保夕, 经常“跑反”。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家乡是“拉锯地区”。上半年是国民党统治, 下半年为共产党领导, 上个月是蒋管区, 下个月是解放区, 甚至白天是国军横行, 夜里是地下党活动。

在风云开阖的形势下, 搬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仅初小四年, 我就进过四所小学。可那石板、石笔一直随身携带。石板是硬纸, 石笔是硬笔, 写出的字和文人也慢慢地硬起来。

越回想越有意思: 外国的富人可以用小石板炫富, 我们中国的穷孩子可以用小石板做作业。两种不同的功能各显其能。

去年冬, 我去了恩格斯的故乡乌伯塔尔, 在那里听说, 用现代方式建的房子不珍贵, 用石片代瓦片的房子是富贵的象征, 如果是再用石片镶在外墙上的, 那就是最富有的、最珍贵的房子了。直到今天, 乌伯塔尔宾馆里用石片做的杯垫比丝绸的、金属的档次高。这引发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石片, 恍然大悟: 这石片不就是我七十多年前读初小时写字用的青石板嘛!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 写! 用铅笔、钢笔、圆珠笔写, 现在又在电脑上写。可我的起点是在石板上写。终点决胜负, 可任何人无不是从起点到终点的。

我的家乡萧县地处豫皖苏三省交界处。书本上统称为大平原, 实际上我们县是丘陵, 县内有一圈绵延上百里的山脉。比如法国名画家朱德群的家乡在萧县东部的山脚下, 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的家乡在萧县西部的山坡上。还有汉高祖刘邦在吃败仗时也曾躲藏在我们萧县的山洞里。有山就有石头。我们穷孩子读书买不起纸张和铅笔, 用什么写字呢? 穷人有穷办法: 我们每个小学生手中都有块“小十六开”